

小南风暖，蔷薇，就陆续开了。

它们不是一夜炸开，而是悄无声息地，从枝丫间冒出来。米粒般大的花苞，裹着青绿的花萼，怯生生的样儿。过不了几天，花苞不断膨大。粉的、白的、淡紫的花瓣，从拆裂的缝隙挤出来，缀在枝头，像串串小灯笼。再吹一场暖风，花苞次第舒展，丛丛簇簇，开出满城热闹。

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，蔷薇算不得名花，不过寻常草木，随处可见。公园角落，小区围栏，斑驳短墙，深巷门前，甚至鸽笼般密集的阳台口，都有蔷薇开着。平日，它们乱蓬蓬地生长着，极不起眼，细枝瘦叶，枝条带着小刺，蔫蔫的，透着几分萎靡。可一遇暖风，就换了模样。枝丫舒展，花朵簇拥，开得热烈，也开得张扬，成了视线里避不开的一景。

4月的小城，暖风熏人，花事正盛。牡丹华贵，月季艳丽，荼靡清雅，羊蹄甲烂漫，蔷薇也争相绽放，引人观赏。从第一朵蔷薇展瓣吐蕊开始，这城里，就多了许多追花人。

穿长裙的姑娘，举着相机，在花架下细细取景。阳光透过花瓣，在她的脸上投下细

## 风暖蔷薇

文  
夏  
夏

▲资料图片

碎的光斑。她微微侧头，嘴角带着笑，似乎发丝都染了花香。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停下脚步，指着花丛对孩子说：“你看，那花花，多好看！”孩子伸出小胖手，想要去摸，被母亲轻轻按住：“别碰，有小刺哦。”

最热闹的，是那些成群的阿姨们。她们穿着鲜艳的衣裳，手挽着手，在花前摆出姿势，对着手机自拍。“靠近点，



再靠近点，把花拍进去。”快门声此起彼伏，笑声漫过花丛，惊起蜜蜂，嗡嗡地飞向另一丛花。在缤纷的花枝前，她们瞬间找回了早已远去的豆蔻年华。

在我老家的乡间，蔷薇又叫“三月红”（因其多在农历3月开花）“七姊妹”。

乡人说，这花贱，好养活。一落地，就生根。不出两年，

就枝繁叶茂，满蓬的花儿，开得轰轰烈烈。我一直觉得，它们就像乡村的少女，穿着粗布衣裳，在田埂上奔跑，在花丛中嬉笑，身上洋溢着大自然的鲜活，沾晨露，带羞涩，开朗又活泼。而城里的蔷薇，虽少了几分野味，却多了几许雅致，那份亲民的本性，倒是从没改变。

所住小区的围墙，爬着密

匝匝的蔷薇。水红色的花朵，开得层层叠叠。而我家阳台上的这蓬蔷薇，尽管不如露天里的长得茂盛，但缠绕绕绕的细枝，也缀满碧叶红花，满眼野趣。在蔷薇花开的这些日子，无论置身家里的哪个角落，都会有郁郁香气扑鼻，甚至连夜里的梦都跟鲜花有关。正因为这一蓬蔷薇，家里的庸常生活，似乎也平添了几许美的色彩与韵味。

4月的阳光洒上花丛，花瓣变得透明，香气也愈发清润。这香，像秋夜的月光，恬淡而安逸，但须得静心细嗅，才能捕捉到细若游丝的香气。先是鼻尖的微甜，再是喉咙的清润，最后是沁入心底的舒畅。所谓“细嗅蔷薇”，大约就是这意思吧——唯有静心，方能品出花香的妙处。

盛春的风，软软地吹过花丛。花瓣轻轻颤动，香气漫得满城都是，萦萦绕绕，挥之不去……

春天将尽，初夏将临，而那些想要的美好，并未走远。就如这蔷薇，风来，花会开；细嗅，香就在。

暖风又过，蔷薇摇曳。满城的香，沁在心里，暖融融的。直让人觉得：人间，真好。

母亲走了……

手里攥着去年我63岁生日那天，她亲手送给我的红包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压在心底的思念翻涌而上，母亲那些刻在岁月里的勤劳与温柔，一点一滴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仿佛她从未走远，还靠在里屋的床头，等着我喊一声妈。

农历十月初十，是我的生日，也是母亲记了一辈子的日子。

每年这一天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都会收到她的问候。即便出差在外，也会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声音里满是慈爱，一字一句都是最质朴的祝福：“儿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妈妈祝你平安顺心、健康上进。”

若是我守在她身边，母亲定会炸上一盆金黄酥脆的油炸糕，热气腾腾端上来。那是家乡最隆重的庆贺，寓意吉祥顺畅。油糕的软糯与香甜，裹着母亲的疼爱，成了我每年生日里最难忘的味道。

去年农历十月初十，母亲已被病痛折磨得虚弱不堪，连起身行走都格外艰难。可她依旧没有忘记儿子的生日。强撑着精神，从枕头下缓缓摸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，轻轻塞进我

的衣兜，语气依旧温柔，还是那句熟悉的话：“儿子，妈妈祝你生日快乐。”

那一刻，我触到她冰凉、微微颤抖的手，心里酸涩得发紧，却不敢让眼泪掉下来，只想好好收下这份沉甸甸的爱，让她安心，让她欢喜。

那时的我，以为岁月还长，陪伴还多，母亲还能为我过一个又一个生日。却不成想，这竟是我给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。这个红包，从此成了她留给我最珍贵、也最揪心的念想。

都说妈在家就在。那时候不懂，如今母亲走了，我才真正明白，没了妈，家就少了根、没了魂，缺了那个永远等你、疼你、念你的人。

母亲的一辈子，都在操劳，都在奉献。她用一双柔弱却坚韧的手，撑起了整个家，也温暖了身边的人。

儿时记忆里，母亲的手就没闲过。早年她当乡村民办教师，怀里抱着我，踩着河滩里的石头，到邻村去教书。清晨

## 母亲的红包

文 / 秋阳

的露水打湿裤脚，寒冬的冷风刮在脸上，她却满心欢喜，握着粉笔，教村里的孩子算数、识字，用知识的火种，点亮了一方小小的课堂。那是属于她的青春，也是我记忆里，母亲最温柔的模样。

后来，为了改善家境，母亲拿起针线做起了裁缝。飞针走线间，一块块普通布料，在她手中变成街坊邻里身上板正漂亮的衣裳。她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，缝纫机的声响，常常伴着深夜的灯光。裁剪、缝纫、锁边，日复一日的辛劳，让她的手指渐渐变了形状。

再后来，凭着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，母亲投身个体经营，墙上粘贴的工商营业执照，是当地的001号。她风里来雨里去，进货卖货，奔波劳碌，一心只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。

生活的艰辛，从未压垮母亲的刚强，反而让她把“勤俭”二字刻进了骨子里。她对自己极尽节俭，省吃俭用，很少为

自己添一件像样的衣裳。我们整理她遗物时，翻出许多打了补丁的内衣、袜子和床单，洗得发白，磨破了边角，她却舍不得丢掉。

她宁愿自己吃苦受累，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、安心读书。对娘家的兄弟姐妹、侄甥外女，她始终热心相助，谁家有难处，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，出钱出力，从无半分犹豫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母亲为她的5个兄弟张罗成家、找寻出路，费尽了心血，跑前跑后，扛下所有压力，用自己单薄的肩膀，为娘家人撑起了生存的空间。

母亲的言传身教，早早融入了我的血脉，成为我一生的底色。

小学四五年级，10多岁的我，便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假期里脱土坯、打石子，挣些零钱补贴家用。是勤劳的母亲，教会我踏实肯干、自立自强。她常叮嘱我：“做人要干净正派，不要占公家的便宜，要好好工

作，多给父老乡亲做好事。”

母亲教给我的做人道理，伴我走过半生，成了我的行为准则。

这辈子，有一个场景，我永远铭记。

1980年，我参加高考，被军队院校录取。母亲带我坐在拉货的大卡车车厢里，风尘仆仆赶到医院体检。一路颠簸，她却始终笑着安慰我，眼里满是骄傲与期盼。

后来，在《再见了妈妈》的歌声里，她送我登上参军入学的列车。我趴在车窗边一直望着她，她在站台上不停地挥着手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那份不舍与牵挂，深深地烙在我的胸膛。

那是我人生的新起点，也是母亲用爱为我铺就的前行之路，从家乡到远方，她的爱，始终陪伴，从未离开。

如今，母亲静静地走了。

可我知道，她并没有真正离开。她的爱，化作春风，化作细雨，无声相伴，岁岁年年。她勤俭、善良、倔强、坦荡的品格，早已刻进我的骨血，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力量。

她的爱，藏在这个红包里，藏在她的叮嘱里。